

DOCUMENT

现场

第二卷

吴文光 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DOCUMENT

现 场

第2卷

吴文光 主 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现场. 第 2 卷 / 吴文光主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11

ISBN 7-80563-888-8

I. 现… II. 吴… III. 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IV. 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6141 号

策划: 高晓蒙 范志平

主编: 吴文光

责任编辑: 史 建

装帧设计: 张 伟 王伟毅

编辑助理: 苏 明

版式助理: 张小燕

编辑主持: 三多堂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 荣长海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编: 300191

电话 / 传真: (022) 23366354 23003323

电子信箱: TSSAP@Public.tpt.tj.cn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本: 787x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数: 359 千字插图: 260 幅

版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著者说明

《现场》第二卷继续以前的工作内容和方式，记录和档案化曾经发生过的作品、活动、人和事件。这其中，艺术本身可能不是被放在首位的，被突出的是人在其过程中的具体细节、轨迹、方式这些我认为最有记录价值的东西。所以在本卷中，舞蹈剧场《生育报告》这样一个非常舞台化的表演，在这里已经变成“一群人如何为寻找‘出生和女人、和身体、和我们的环境的关系’”的过程记录；纪录片《铁路沿线》也几乎完全离开视觉欣赏，演化成一个被我们社会遗忘的、有关孩子的文字报告；“下半身”这个档案也不仅仅是和文学、和诗有关。还有，纯粹是围绕一个人而做的“栗宪庭档案”，其中发现的是一个和我们这个时代“摆不脱关系”的人，其人生的风雨起落，以及二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环境的某些写照。

“树村档案”以“树村”这个目前最年轻的一代摇滚人在北京的聚居地为档案对象，这是《现场》在本卷编辑中的重要发现，它的意义是，这是一些以音乐为动力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最新一代人，这是一些目前最穷、生活状况最糟的艺术家，这是一些远远还没有看到灿烂舞台的音乐人，这也是一些代表了跟那些90年代就成功了、著名了的各类艺术家格格不入的

“新人”。但也正是这些人可以算是这个新世纪的开头让人眼睛一亮、血又热起来的、不至于一直无聊烦闷下去的原因。也许他们中的一些、甚至全部会被主流吞没、会被商业一网打尽、会因为不再年轻然后变得摇滚只是一件皮夹克，但对《现场》重要的是，抓紧记录曾经或正在发生的珍贵的这一切。从本卷起，《现场》计划以“树村档案”之名陆续记录存档。

在《现场》首卷中强调过，档案的对象并不只是和艺术有关，本卷在“非艺术”方面的档案除继续完成“个人口述：来自江湖”外，还有毛然所做的图片档案“民工黑板报”。相信会有读者在翻阅这个档案时，能够领会本人在发现它时那种“《现场》被救了”的感觉。

本卷《现场》继续上一卷的档案目录顺序，即从“档案8”、“档案9”……继续排列下去，下一卷也将如此。目前放胆设想的是能够达到“档案100”，如果顺利抵达，耗时也会在六七年以上，本人年纪也该50出头。不过幻想一下，书架上顺序排列上十几卷《现场》，心头自然也能温暖一阵。

吴文光

2001年7月，北京冰窖口

目 录

档案 8 树村档案（一）	1
不，树村不是乌托邦	颜 峻 3
档案之一：舌头乐队	12
假若明天来临——舌头	颜 峻 16
吴吞（舌头乐队主唱）访问	吴文光 21
档案之二：《树村声明》	38
《树村声明》大事记	颜 峻 39
树村声明	颜 峻 42
《树村声明》部分当事人采访	刘 奕 44
我所了解的《爱在北京》和《树村声明》	武 悦 75
档案 9 舞蹈剧场《生育报告》	78
生育报告	
（舞台演出本）	冯德华、吴文光 84
寻找“生育”的过程	文 慧 94
合作生育	宋 冬 102
《生育报告》排练过程记录	冯德华 107
混在《生育报告》里	田戈兵 127
档案 10 纪录片《铁路沿线》	132
关于《铁路沿线》	杜海滨 133

“铁路沿线”：我们视线以外的风景	吴文光	137
铁路沿线		
(由纪录片及拍摄素材整理而成的文本)	杜海滨	140
杜海滨访问	吴文光	210
档案 11 民刊《下半身》		219
《下半身》第一、二期资料		220
凡是××的，都是我们反对的——“下半身”的由来及发展	朵 渔	226
沈浩波、尹丽川访问	伊 伟	231
反馈和讨论：来自网站和杂志		242
档案 12 艺术策展人、批评家栗宪庭		250
栗宪庭访问	吴文光	252
档案 13 个人口述：来自江湖（二）		276
口述者 6 大棚口技演员王宾		
口述者 7 大棚歌手王洪		
口述者 8 大棚伙计柱子		
档案 14 民工黑板报（一）		294
我怎么开始记录民工的“留言”	毛 然	297
被粉刷掉的声音（图片 15 幅）	毛 然	298



档案 8

树村档案（一）

编者说明

“树村”，北京西北郊（出了著名的中关村往西北继续10公里左右）的一个村子，现在因为聚居来自各地的摇滚音乐人而著名，就像之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曾经在北京郊区村子出现过的“艺术家村”，如圆明园、“东村”等地。当然圆明园和“东村”如今已成为永久的历史（它们至今并没有被以史料的方式记载过），“树村”目前仍然兴旺，有说是摇滚乐队有十几支，也有说是三十多支（统计不祥是因为有些乐队时聚时散），但据熟悉这个圈子的人估计，在这一带出出进进的、包括目前仍居住活动于此的和摇滚音乐有关的人在数百人之上。因为人数的增加或其他种种原因，这些相关的人已经膨胀或迁移到树村附近，所以目前所指的“树村”已经包括周围的其他村子，如东北旺、霍营等。

有摇滚乐存在的“树村”已有数年，它的存在和变化始终飘忽不定，未来的面目也模糊不清，难以预测，可以肯定的

是，已经存在的这一切不仅仅是和以往摇滚乐、“流浪北京艺术家”的差异，而且是另一代新青年、艺术和人生方式的开始。《现场》从本卷起将以“树村档案”之名陆续记载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

该档案的工作得到许多人的协助，其中颜峻给予了相当多并重要的建议，并且应约撰写了相关文章和提供了重要资料与图片；还有，刘奕除做了所有涉及《树村声明》的采访外，还应约为档案收集、整理树村乐队和音乐人的资料，毛然也应约无数次到树村等地和演出现场拍摄了大量资料图片，此外，吴吞和舌头等乐队的充分信任和协助，这些都是这个档案能够成立的基本保证。在此表示感谢。

应该感谢的还有孙志强，没有他拍摄的纪录片《自由的边缘》，以及他引领我去看舌头、木推瓜、废墟、痛苦的信仰等乐队的演出，我完全可能对“树村”至今毫无了解。

不，树村不是乌托邦

颜 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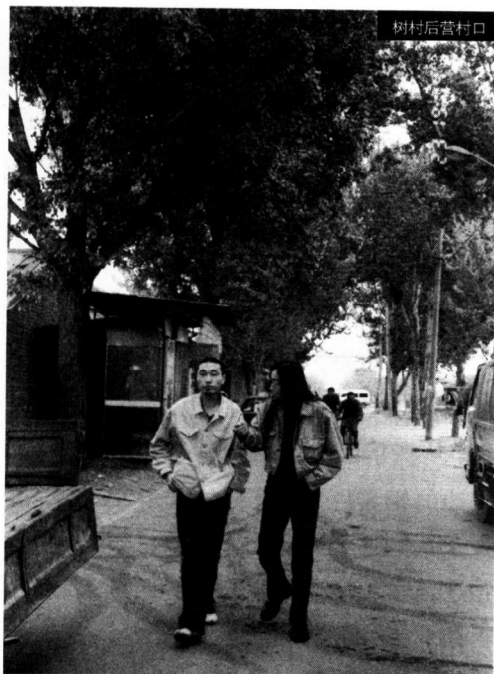
一

1999年5月我第一次来到树村的时候，它还不是现在的树村。或者说那时候的树村现在已经是人们说的“老树村”了。我去看微乐队的排练，他们6平米的排练房（兼鼓手毛豆的住所），对面住了我的老乡小朱（因为善打耳环，所以江湖人称耳环朱），路上遇见了木马的曹操和废墟的周云山，然后往北，再往北，到一个叫后营的地方，见到木马的谢强——当时他们住楼房，有谣传说摩登天空给木马每人每月发1000块钱生活费……



是这样的，后营是后营，树村是树村；后营又叫树村后营，南边才是正宗的树村，从清华西门向东，路过左边的臭河和右边的钢琴厂，就到了；往北走20分钟，过一条街到树村后营——从1998年7月一大帮迷笛学校学生住进来而开始繁荣，然后再往北走20分钟，路过树村小学或摇滚杂货铺，如果没有被371等公共汽车撞倒的话就到了菊园东站，然后，当然，往西走到菊园车站，如果不觉得啰嗦的话，再往北走15分钟，到达一个十字路口，发现四周是饭馆、杂货铺、超市、小区、黑车（无照出租车）、闲人、污水，最后定睛一看，有块大牌子，上书“东北旺”三个字，“原来如彼”，你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摇滚村落——东北旺乡。

现在你最关心的，应该是距此地约150米的派出所，如果没有暂住证，你很可能从那里踏上通往昌平看守所和罚款遣返的漫长旅途；当然如果你有，或者你是北京人，那么请继续向北，穿过小巷和横贯的大路，经过东北旺小学和过去的钓鱼池，到达沟北头的公共厕所，当即掉头东进，直到路的尽头，好了，舌头从1998年8月至今在这里排练，吴吞和纪录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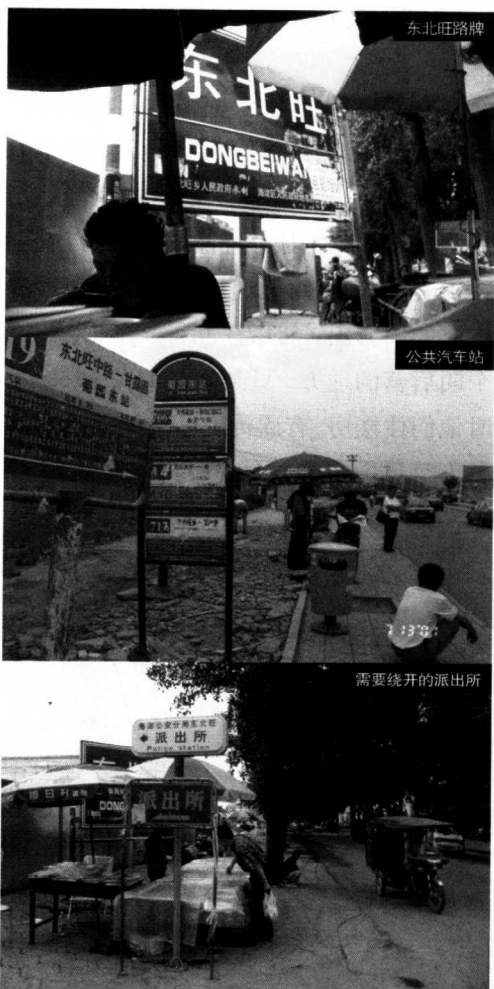
者孙志强曾在此长期居住，现在，除了舌头，还有“星期三的旅行”在此排练，还有声音的碎片和暗夜公爵的乐手住在这里。

如果你还没有感到头晕，我们就往回走，回到菊园车站，沿路向东，随便拐几个弯——当然，条条大路通树村，这是其中的一条——到达上地高新技术开发区上地环岛，向东，经过上地桥之前请向南眺望，远处是迷笛学校第三处校址，10分钟车程后到达小营环岛——1998年到1999年，左小祖咒住在以南的清河——然后是西三旗环岛，再向东，龙乡小区住着秋天的虫子，以前还有过冷血动物的谢天笑，以及不得志的民谣歌手尹吾，是的，我们还要往前走，突然地向北，蜿蜒地穿越黄土店一带的荒草和铁路，把车停在华龙苑

南里小区门口，这里就是霍营，地图上没有的，新的摇滚宿舍区。2000年底到2001年初，自从小朱和舌头成员陆续搬过来，大约30到50名相关人士打破了王凡长达三年的宁静——以前只有他一个人，享受着开阔的风景。

二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乌托邦手



记》，因为我一到东北旺就心花怒放。我暗示过乌托邦是不存在的，或者它只存在于我们瞬间的体验之中……但是但是，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树村、东北旺、霍营连续居住一周以上的外人，我无权多说，那样，毕竟有点轻浮。我看过小郝和木推瓜主唱宋雨哲写的文章，我见过至少六拨前来采访的记者，我和朋友们一起推算、追忆、盘问，试图得出一个东北旺、树村的摇滚简史，但是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便是拍摄过《自由的边缘》的孙志强，或者东北旺的大顽主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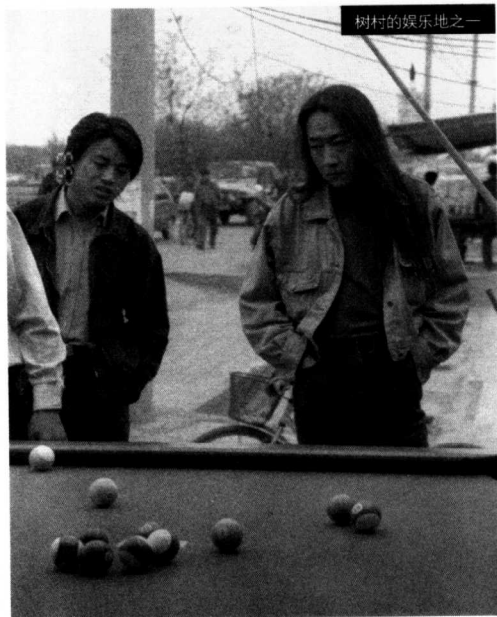
人们搬来搬去，居无定所，随着外地乐手的增加，村民盖房的热情和技术也逐步上升。有人来去匆匆，有人藏头露尾，有人狡兔三窟，有人身份不明，我只能试着，和当事人一起，描述，再描述，并接受不断的矫正和补充。

关于树村，还是让我们这样说吧：树村，指位于土地开发区西南的树村后营，它的成名是在2000年，因为新金属（一开始叫北京地下硬核，实际上就是说唱金属）运动的突然崛起。树村当时居住着痛苦的信仰、T9、病蛹、黑九月、夜叉、地狱香皂等新金属乐队的乐手，其中夜叉是始作俑者，病蛹已经和普莱公司签下演出合约。随着混进媒体队伍的善良青年和嗅觉灵敏的媒体人渣的报道和歪曲，树村开始广为人知，《北京晚报》、《精品购物指南》、《中国新闻周刊》、《广州日报》、《南风》、中新网、新浪网、263、网易、《明报》、《壹周刊》等大小媒体争相报道，其中以

《精品购物指南》和《广州日报》的报道最为荒谬，而更多摇着尾巴跟在后面的剽窃者和改编者则更加八卦和无聊。他们使读者相信，树村有一个秘密的与丐帮和精神病院有染的组织——和圆明园、东村的画家相比，摇滚乐手连暴富成为国际画商的收藏对象都毫无可能，他们的行为举止，简直像极了乌托邦里的天使或疯子。

……啊——吓！

言归正传——不过，据我所知，那一带的摇滚风景线，并非只有树村一枝独秀。1999年的东北旺、2000年的树村、2001年的霍营，具有同等规模的旺盛人气。他们在这三地的搬迁，仅仅和房租等便利条件有关，而与风格或思想无关——都是来自外地的乐手，其中很多是迷笛音乐学校的毕业生，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贫穷，以自由地从事音乐为乐。而树村，从



痛苦的信仰的高虎、张静在1998年(他们是1997年进入迷笛音乐学校,1999年毕业的)搬进去,加入以夜叉为先导的新金属运动之后,逐渐稳定下来;其间还有秋天的虫子和挂在盒子上(注意,凤毛麟角的北京乐队)在树村排练,在木马、微、PK14、解散等乐队搬进搬出之后,现在,还有废墟、木推瓜等优秀乐队的乐手和大量新面孔住在那里。

三

1999年7月4日,我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在东北旺舌头的排练场,和舌头乐队为某事开会。晚上有丰盛的饭菜,东北旺惟一的画家朱景彤也在场——也就是几次在舌头演出《油漆匠》时身穿白大褂,为



舌头乐队在霍营



“痛苦的信仰”在排练

乐队涂抹红漆的壮汉——席间突然出现一军装男士,饰以麻花辫子,进门借钱,未遂,不信,喝道:“你们吃的都是屎!”而后取啤酒一瓶扬长而去。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谁,还在不在北京,有没有组乐队。我只知道,当天的饭钱,其实是大家凑的。这样的晚宴,也并不经常发生。人们熟悉的双龙居和新川鲁两家饭馆,也并不像想像中那样经常坐满了有文身的怪客,倒是几家小商店里,一律备有赊账的单子——树村也是一样,胖子的可以看毛片的著名的饭馆里,也可以赊账。这里不是乌托邦。我说过关于木马领工资的谣传,是的,那是谣传,木马乐队没有拿到过那份钱,他们在2000年春天发生排练室遭撬锁事件后离开了东北旺,后来主唱谢强卖掉了照相机,买

了新设备,消失去写新歌了。

人们住到树村、东北旺和霍营,主要原因是因为房租便宜,比如,小朱曾经住在老树村住每月120块的房子,额外的生活费是每月150块;第二,可以扎堆,和自己喜欢、信任的人离得近一点,对迷笛学校的学生来说,更有路途便利的原因——迷笛学校先是在双安,后来到了清河,1999年搬到上地桥南,很快又要搬到香山了;第三,想想看,什么环境可以制造噪音,可以不被居委会盘查,可以松松垮垮、寒尽不知年,可以低科技和低信息量,可以不文明、没规矩直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顺利地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存活下来,即使没有在驱逐外地

人的行动中被关押、遣返或撕毁暂住证,那么他毕竟还要应付房租、伙食、烟酒和看演出的路费。像《自由的边缘》里那个一顿饭做一大锅土豆的吉他手,的确不是少数。2001年初几个摇滚乐论坛上出现过帖子,是几个慕名来到树村的少年写的,他们背着乐器,来了,在饥饿和磨难中坚持了三个月,没有机会赚钱——就是去酒吧唱歌,也需要过人的相关技术——然后他们走了,带着破灭的理想和对媒体美化宣传的愤怒。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夜叉每顿饭都下馆子”,可以想像,这不是真的,但饥饿中的羡慕是真的。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第一个住进了东北旺或树村,有人说是暗夜公爵的贝司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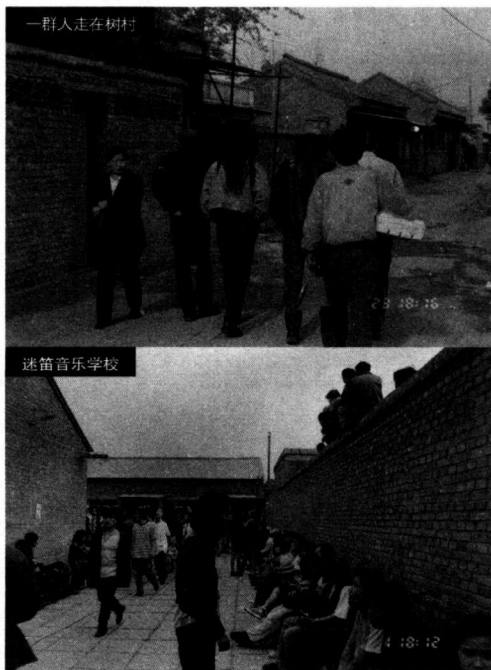
一群摇滚人在树村



大海——在2001年组建这支噪音/后歌特乐队之前，他曾经是北大西门“每一天”酒吧的演出策划人——最早在两边来回住，有人说是1997年住在树村、1998年进驻东北旺的孙志强，有人说是夜叉……但这只是一些留下了名字的人，恐怕最早来到这里的人，现在已经消失在家乡的小巷里了。早在1994年，舌头乐队的吉他手朱小龙就来到了圆明园的福缘门村，也就是画家村，在第二年的清除行动中搬到了老树村；1995年，舌头的其他成员也来到北

京，在老树村、巴沟一带租房子住；到了1997年他们再次进京，并正式成立，蒙迷笛音乐学校的好意，在学校地下室免费排练，并在学校对面租房住下来，几个月以后因为房租太贵，又先后转到上地桥和树村后营，1998年8月排练室固定到东北旺之后，大家就陆续分散在东北旺和树村后营了。到了2000年底和2001年初，舌头的6个人，就有4个搬到了霍营，剩下键盘手在五道口安家，主唱经过反复搬家和借住之后回到排练室，算是见证了整个摇滚乐社区的变迁。

尽管没有人知道谁是第一个，但是很多人相信，我们会看到那最后的一个，因为他们相信，树村的命运，也将会和圆明园一样，灰飞烟灭。乌托邦不会存在，只有音乐可以继续。



乐队和音乐人资料(第一部分)

废墟乐队

成立于1999年4月,音乐风格为新迷幻。废墟乐队排练室1999年开始设在树村,2000年搬至东北旺至今。废墟乐队代表作有:《胎盘里的遗像》、《飘于边缘》、《爱情在不经意里种下人》等。乐队尚未与唱片公司签约。

主唱/吉他手周云山,26岁,四川人,1997年3月来到北京于红庙一带居住,1997年6月搬至树村,同年11月返回四川,1998年4月回到北京于树村居住至今。

吉他手周胜军,27岁,新疆人,1997年来到北京,先后于雍和宫青年沟路、东沙、上地桥一带居住,1998年搬至树村,1999年由树村搬至西坝河,同年底搬至东北旺居住至今。

原贝司手王传江,25岁,新疆人,1997年来到北京于和平里居住,1997年9月搬入树村。1999年,王传江由树村搬至西坝河,同年又搬至清河,2000年10月,由清河搬至霍营居住至今。

现任贝司手曹操,26岁,四川省凉山州人,1995年来到北京,四处居住,1998年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鼓手陈昆,28岁,贵州人,1997年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9年8月搬入树村,2000年9月搬至霍营居住至今。

痛苦的信仰乐队

成立于1999年8月,音乐风格为硬核

说唱+新金属+工业噪音。痛苦的信仰乐队与液氧罐头乐队合用一个排练室,排练室位于树村后营距村口500米巷内。乐队已签约京文唱片公司嚎叫唱片,代表作有:《愤怒》、《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个问题》等。

主唱高虎,27岁,来自江苏省淮阴市。1997年进入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于1999年搬至树村居住至今。

吉他手亓麟,23岁,来自山东济南,1997年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8年搬至树村居住至今。

吉他手田然,20岁,来自石家庄,2000年来到北京于树村居住至今。

贝司手张静,23岁,来自南京,1997年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9年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鼓手张冰,26岁,来自鞍山,2000年来到北京于树村居住至今。

廖羽

贝司手,23岁,广东人。1978年9月考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染织服装系,于该院在河北省固安县轻工业干部管理学院的分院内就读,后休学2年。2000年9月返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续学。同时经学院老师同意,由学院宿舍搬至树村居住至今。廖羽尚未有乐队和成形作品,未签约。

李迅捷

27岁,江苏省南京市人,吉他手。1998

年8月到树村居住至今。代表作《末日立案》。尚未组织乐队。

病蛹乐队

成立于2000年3月,全部乐手来自贵州贵阳。音乐风格为说唱金属,代表作有:《放开我》、《只有暴力才能解决一切》、《诅咒》。病蛹乐队乐队排练室在树村村口500米左转100米处。乐队已于2000年11月与普涑文化艺术公司签约。

主唱王珂,24岁,1998年底到北京,在迷笛音乐学校住宿,1999年初搬至树村居住至今。

吉他手王劲,27岁,1997年来到北京,于阜成门一带居住,1999年搬至树村,2000年8月由树村搬至西三旗居住至今。

贝司手陈磊,22岁,1997年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9年底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鼓手吴俊呈,23岁,1996年底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2000年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PK14乐队

成立于1997年10月。除键盘手外,其他成员均来自南京。PK14乐队音乐风格为“后朋克”(Post Punk),代表作有:《精神糖果》、《蓝色月亮》、《时间游戏》等。PK14乐队已于2001年3月与加拿大Empty Egg公司签约。乐队排练室在东北旺正街24号。

主唱杨海松,28岁。

吉他手徐锋,23岁。

贝司手孙霞,女,23岁。

鼓手华东,23岁。

键盘手杨宝斌,河南人,23岁。

除键盘手杨宝斌,其他四人均于1999年6月来到北京,居住于北京市丰台区。1999年9月由丰台搬至东北旺。2000年4月,华东离开北京去了厦门。2000年10月,杨海松、徐锋、孙霞三人由东北旺搬至宣武区珠市口,在一位朋友的房子里借住至今。键盘手杨宝斌2000年1月来到树村居住,2000年4月搬至东北旺,2000年10月与乐队其他成员一起搬至珠市口。

液氧罐头乐队

成立于2000年7月。音乐风格为硬核说唱+工业噪音,液氧罐头乐队代表作有:《观念》、《痛苦杀死我》、《在那个漆黑夜晚》、《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砸碎》。液氧罐头乐队与痛苦的信仰乐队合用一个排练室,排练室在树村后营距村口500米巷内。乐队尚未与唱片公司签约。

主唱刘世有,22岁,辽宁省大连市人,1998年3月进入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9年7月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吉他手孔鸿,20岁,四川省自贡市人,2000年3月来到树村居住至今。

吉他手尚楚,24岁,山东省烟台市人,2000年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2001年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贝司手成寅生,27岁,江苏省淮安市人,1997年8月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

习,1999年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鼓手张冰,26岁,辽宁省鞍山市人,2000年7月来到北京于树村居住至今。

打击乐手迟功伟,22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1997年8月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9年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打击乐手吴迪,23岁,1996年9月来到北京于圆明园一带居住,1997年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2000年10月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胖番茄乐队

成立于2000年12月。音乐风格是以前较美的旋律加以说唱,代表作《染色生活》。乐队排练室在树村东北餐馆后面,乐队尚未与唱片公司签约。

主唱孙晔,女,25岁,浙江省湖州市人,1997年8月进入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9年8月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主唱高杨,20岁,北京人,家住崇文区光明楼。2000年9月高杨由家中搬至树村居住,2001年4月搬至霍营,同年6月搬回树村。

吉他手张海涛,20岁,江苏省南京市人,2000年9月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2001年搬入霍营居住至今。

贝司手成寅生,27岁,江苏省淮安市人,1997年8月进入迷笛音乐学校住校学习,1999年搬入树村居住至今。

鼓手马晓东,25岁,山西省大同市人,1997年来到北京学鼓,先后于西客站、东直门、玉泉营一带居住,1999年底搬入树

村居住至今。

舌头乐队

乐队组建于1997年2月,乐队成员全部来自新疆;1997年8月来到北京。乐队代表作有《小鸡出壳》、《复制者》、《油漆匠》等。舌头乐队排练室曾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内,1998年后搬至东北旺沟北头。乐队于1999年与摩登天空有限公司BadHead工作室签约发行专辑《小鸡出壳》,现与北京普涞文化艺术公司签订演艺约。

乐队主唱吴吞,29岁,1997年开始在上地、树村、东北旺先后居住至今。

吉他手朱晓龙,28岁,先后在上地、树村居住,2000年10月搬至霍营。

吉他手李红军,31岁,先后在上地、树村、东北旺居住,2000年10月搬至霍营。

贝司手吴俊德,29岁,先后在上地、树村、东北旺居住,后又从东北旺搬回树村,2000年11月搬至霍营。

鼓手李旦,26岁,先后在圆明园、上地、树村、东北旺居住,2001年3月搬至霍营。

键盘手郭大纲,31岁,先后在树村、东北旺居住,2000年6月搬至清华园。